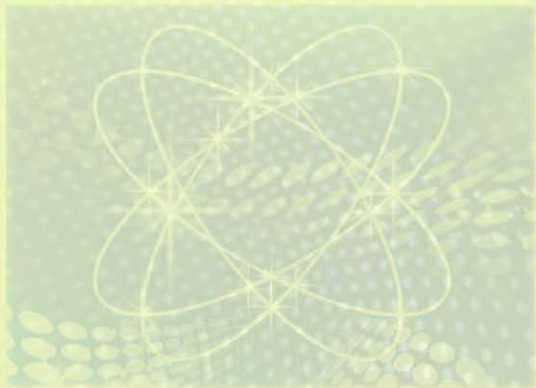


我是小丑



内容提要

本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堂吉珂德》这部“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品。在时间的纵向纬度上,本书探讨了《堂吉珂德》诞生之前的文体力量蓄积过程,该作诞生时,作家塞万提斯本人的相关情况以及该作品所达到的突破创新之处,以及该作诞生之后,后世对该作的继承和效仿。同时,具体就这一长篇小说而论,本书从横向的文化、人物、后现代性(不确定性与解构重构性)及语言等几个方面来分析研究。整体思路先是从时间上的由先到后,再是从空间上的由外到内,由文学手法到文学语言,以图全面而细致地为《堂吉珂德》的研究画出轮廓。

本书共分七章,前两章具有总起性质,后五章为分论。

总论部分第一章概述《堂吉珂德》之前的西方小说发展情况、流浪汉小说等各因素与《堂吉珂德》的影响关系等问题;第二章以影响研究为核心,从塞万提斯本人的相关情况论及该小说的“自传性用意”,同时兼顾到该小说的研究现状述评。

分论部分,第三章是《堂吉珂德》的文化研究,包括多语性与反叛者、狂欢化倾向、受梅尼普体讽刺与巴洛克风格的影响等方面。第四章是《堂吉珂德》的人物研究,核心是堂吉珂德的人物性格及其意义蕴涵,以及该作中的伴生对偶人物。第五章是《堂吉珂德》后现代性之不确定性研究,分别从写作、阅读和批评角度来解读《堂吉珂德》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性之不确定性。第六章是《堂吉珂德》后

现代性之解构重构性研究,分别从因戏拟而起的解构重构性的总体表现与四个方面(文本互涉,多义复现;讥讽嘲弄,言此义彼;“曲置”对衬,形成反差;营造困境,聚集冲突)的具体表现来谈。第七章是《堂吉诃德》的语言研究,分别从叙述语词、谚语、美学思维、写作技巧以及价值冲突中的语言建构等方面论述。

Abstract

This present work makes a deep study of *Don Quixote*, the most great work in the world, on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ts creativity and influence, its writer's experience, its culture, character, post-modernity (uncertainty, being reconstructed after being deconstructed)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then, draws a skeleton map from its timeliness latitude to its extensity latitude.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f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ole work. Chapter One specifies the pre-development of the *West World* novel, vagrant-novel and the influence of *Don Quixote*. Chapter Two specifies the novel's intension of autobiography, and status quo about its study. Chapter thre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is novel's culture, multi-verbal, putschist, Dionysian intension, special satiric style, etc.. Chapter four analyzed the two concomitant counter-character's personal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Chapter five emphasizes Uncertainty of Post-modernit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writing, reading and criticism. Chapter six also emphasized another Post-modernity of being reconstructed after being deconstructed, which comes from parody and acts on four aspects, inter-textuality, ironizing, contrasting and assembling plight. The last chapter tackles language questions: narrative words, proverb, aesthetic techniques and constructing words in conflicting value.

序

罗文敏是西北师大 2002 级的硕士研究生。他在上研究生期间就对《堂吉珂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之为题目撰写了一篇质量比较高的硕士论文。毕业之后他进一步深化该题目,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专著,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和褒奖的事。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是跳读了罗文敏这部新著的部分章节,譬如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五节和第六节,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的全部和第六章。对于一个年轻作者,我觉着有两个方面值得肯定:

首先是正确的学术路子。深入地考察一部作品,既需要仔细阅读原作,还需要全面了解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拾人牙慧。从罗文敏所做的《堂吉珂德》研究述评(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来看,他的确在搜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资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方面花了很大气力。本著很注重文本细读,很注重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搜集和总结,很注重从前人研究成果的裂缝中寻找自己的学术生长点。这是值得肯定的。譬如对于作家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中的自传性用意的研究,作者就从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两方面给作家的“用意”定位,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作家塞万提斯以小丑为角色来借《堂吉珂德》做自我解嘲,既面对观众(读者),又面对自我内心。在对“我是小丑”的揣摩过程中,罗文敏深入地发掘了塞万提斯写

作《堂吉诃德》的自传性用意。

其次是大胆探索的学术勇气。所谓学术创见,就是指在学术上有一定创新性的个人见解。学术创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研究者的学术胆识。在这方面,也许年轻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所说的就是这种状况。此著的某些地方虽显得生涩唐突,但也不无可圈可点之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从写作时间上看,它诞生在17世纪初。但罗文敏却认为它是一部有着很明显的后现代性的小说,且他将重心放在了对它的后现代性的阐述上(见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而关于《堂吉诃德》的“后现代性”,作者可以说做到了自圆其说。后现代性的一些本质特征如不确定性和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确表现得很明显。同时,此著的论述比较细致周详,因而其中的一些观点虽然比较新异,但总体上并未令人感到突兀和不可信。

如果时间允许或者有再版可能,希望作者对本书的整体内容再做一次大的梳理与融合,以使其中的观点更加鲜明突出。

肖锦龙 博士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7年5月17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堂吉诃德》之前的西方小说发展	6
第一节 西方小说的前期发展	8
第二节 《堂吉诃德》诞生的近代背景	17
第三节 流浪汉小说与《堂吉诃德》	30
第二章 塞万提斯其人其作	42
第一节 塞万提斯生平与创作	44
第二节 《堂吉诃德》之自传性用意	54
第三节 总论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	69
第四节 《堂吉诃德》从文艺复兴小说中汲取讽刺营养	84
第五节 《堂吉诃德》研究述评	90
第六节 《堂吉诃德》的突破之处	107
第三章 《堂吉诃德》文化研究	118
第一节 《堂吉诃德》之多语性与反叛者	

第二节 《堂吉诃德》与狂欢化的关系研究	125
第三节 《堂吉诃德》与梅尼普体讽刺的关系	144
第四节 《堂吉诃德》借鉴了巴洛克	163
第四章 《堂吉诃德》人物研究	169
第一节 堂吉诃德是悲喜杂糅的“天才”	170
第二节 堂吉诃德“浑然不觉”的无言	188
第三节 《堂吉诃德》主题的复调性	194
第四节 《堂吉诃德》之伴生对偶人物	204
第五章 《堂吉诃德》后现代性之不确定性	214
第一节 从写作角度谈起——落笔之前	215
第二节 从写作角度谈起——落笔之后	227
第三节 从阅读角度谈起	243
第四节 从批评角度谈起	257
第六章 《堂吉诃德》后现代性之解构重构性	267
第一节 《堂吉诃德》何以与戏拟有关	269
第二节 戏拟在《堂吉诃德》中的总体表现	274
第三节 《堂吉诃德》戏拟变形表现之一 ——文本互涉,多义复现	285
第四节 《堂吉诃德》戏拟变形表现之二 ——讥讽嘲弄,言此义彼	294
第五节 《堂吉诃德》戏拟变形表现之三 ——“曲置”对衬,形成反差	300

第六节 《堂吉诃德》戏拟变形表现之四	
—— 营造困境, 聚集冲突	307
第七章 《堂吉诃德》语言研究	313
第一节 《堂吉诃德》之叙述语词	314
第二节 《堂吉诃德》与谚语	321
第三节 《堂吉诃德》语言的双语性	327
第四节 《堂吉诃德》之美学思维与写作技巧	335
第五节 《堂吉诃德》价值冲突中的语言建构	349
参考文献	377
后 记	385

前 言 | 缘何“我是小丑”

堂吉诃德那副荒唐可笑的面孔在每个读者的心目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人也习惯性地 将《堂吉诃德》看作一部喜剧。《堂吉诃德》实际上作为一部喜剧是有着自己的美学意义的,因为《堂吉诃德》带给人们的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效果。我们知道,鲁迅对喜剧的这个审美定位是很中肯的。在《堂吉诃德》里,无价值的是:对明知已经过时的骑士制度,堂吉诃德却偏要固执地将它恢复过来。同时,在堂吉诃德顽强恢复骑士制度的过程中,那些他所坚守的、自以为非常神圣的行动和姿态,在除他之外的所有人的眼里,都是明显多余和毫无价值与意义的,而且甚至是给别人带来痛苦的。然而,塞万提斯却将它一件件细致地讲述给人听,尤其是对堂吉诃德的无价值的执著心理和坚毅行动剖解(撕破给人看)得处处令人捧腹。据此判断,《堂吉诃德》是一部喜剧,而主人公堂吉诃德则是一个供人嘲笑的傻乎乎的小丑^①。可是,作家塞万提

^①“小丑”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的解释为“戏曲中的丑角或在杂技中做滑稽表演的人”。《高级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戏剧或其他文娱表演中的丑角,滑稽演员或喜剧演员;特指杂技表演中扮得稀奇古怪的丑角”。

斯真的对堂吉诃德持单纯的嘲笑态度吗？小丑的内心也真就是“傻乎乎”的么？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这样说：“喜剧里最聪明的人物就是小丑，因为越能装出一副傻呵呵样子的人就越不傻。”^①这是塞万提斯最用心的表达，这里的表达，应当有三层意思：一是明确承认自己手里正在写着的这个《堂吉诃德》是一部喜剧化的作品，而且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个小丑化的人物。从这一点看来，是塞万提斯猜中了读者的心理（喜欢简单地依照人物的表面言行无需思考地作出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因此肯定地认为《堂吉诃德》是一部喜剧式的作品），进而塞万提斯依照读者的心理来做自己的设计。二是告诫读者，不要以为小丑的“傻呵呵”样子是因为小丑真傻，这个常识性的错误需要避免。三是寓含自己写作本书的自嘲意图，也就是说，这部《堂吉诃德》是紧紧地联系着作者塞万提斯的生命价值的追求历程的。塞万提斯表面为《堂吉诃德》或者说堂吉诃德做解嘲，实则是在为自己不幸的一生做注脚。

对于作者的自嘲目的，我们可以联系其坎坷的生活经历来理解：塞万提斯满怀建功立业的伟大理想却残损肢体又身陷囹圄；有功无绩又连遭贫祸；有着天才小说家的能力却不被社会重视；倔强顽强却又难免苍凉忧伤。因此，多年来备受磨难的际遇使塞万提斯借小说来抒发自己内心积郁已久的理想失落的不甘和寻找将痛苦发泄排遣之后的满足感。塞万提斯说：“笔乃心之声，心之所想，必

^①这里“小丑”一词为笔者兼顾孙家孟[“喜剧中之呆痴者实乃最聪慧之人，因装傻者并不傻。”（孙家孟，426）本书凡是注明“孙家孟”的，皆出于该译作（塞万提斯著，孙家孟译：奇想联翩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故不再作脚注]和杨绛两家的翻译而由董燕生译文[“喜剧里最聪明的人物就是傻瓜，因为越能装出一副傻呵呵样子的人就越不傻。”（塞万提斯著，董燕生译：堂吉诃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99页）]之“傻瓜”一词改译而成。

落笔端。”(孙家孟,493)因此,从塞万提斯的经历和创作两方面夹击以迫近其心理,就会明白:《堂吉诃德》中的核心人物堂吉诃德其实就是作家塞万提斯本人的化身。老年的塞万提斯假借消灭骑士小说之名,以狂欢戏拟的手法作喜剧小丑的自嘲——既是自我嘲笑也是自我解嘲。一方面,塞万提斯嘲笑自己曾经对理想的多情追求和落寞结局;另一方面,塞万提斯自我解嘲地面对那样一些读者——那些能够在对这部表面滑稽可笑的喜剧作品进行深层解读时,还能够理解和认同作者有意隐含在其中的那种对崇高理想的执著神往之情的读者们。

喜剧小丑看似堂吉诃德,实则是自嘲的塞万提斯:自嘲的硕果是《堂吉诃德》;自嘲的手法是戏拟骑士小说,把自己的无奈与凄凉包裹在普通读者的笑声中来表达。塞万提斯在世态炎凉的环境里,看到自己满怀理想所获得的赫赫战功不仅到头来化为乌有,而且还因此横遭贫穷与牢狱之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顽强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他的执著追求则似乎只是一个在人生这场大喜剧里自作聪明的小丑的滑稽表演,只是逗得场外的观众发笑。塞万提斯立有赫赫战功(国王的弟弟亲笔写信要褒奖他),难道他不勇敢吗?被海盗当作贵人而劫掠关押达五年之久的他,组织越狱,却好几次将逃离的机会让予难友,难道说他没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吗?能写出《堂吉诃德》这样伟大的作品,难道塞万提斯不够聪明而是傻瓜吗?塞万提斯的经历令我们同情,他在作品中的蕴意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他不得不在那个混乱的世道上,混同在那些寻常人之中并模仿他们的口吻,嘲笑他们惯常看扁的小丑,以世俗的眼光打量一切只需浮光掠影地理解的世事百相,不惜把黄金看成石头,也乐于把石头看成黄金。但是,频繁遭受打击、一生坎坷磨难的塞万提斯深知自己所扮演的这类角色的不易——角色本

身是自作聪明的傻瓜,然而扮演者却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切勿将扮演者误认为角色本身。

《堂吉珂德》所表现出来的其在文学创作独特性方面的许多东西都值得重视,尤其是它表现出在其诞生四个世纪以后才闪耀于全球的后现代性,更能说明塞万提斯不仅“不傻”,而且是“喜剧里最聪明的人物”。《堂吉珂德》是塞万提斯值得骄傲的资本,“小丑”实为“智者”的代名词,因此,“我是小丑”是我们模拟塞万提斯语气而替他表达的自豪之语、骄傲之辞!

第一章 | 《堂吉诃德》之前的西方小说发展

《堂吉珂德》是一部诞生在 17 世纪初的小说,但又被看做是一部现代小说^①。不论它是一部近代小说,还是一部现代小说,还是一部具有很鲜明的后现代性的小说,我们都必须深入作品本身去进行仔细的文本解读,方有发言权。

海涅曾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②由此可见,《堂吉珂德》这部给了塞万提斯莫大荣耀的作品在西方小说领域里位置的独特性。《堂吉珂德》之最终形成,是有着一个漫长的小说文体力量的蓄积过程。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简单了解《堂吉珂德》之前西方小说的发展状况,以此为深入研究这部跨越十多年写作时间的两卷本小说作铺垫。

^① Fuentes, Carlos. “Cervantes ola Cr í tica de la Literatura.” Ed. Centro de Estudios Cer-vantinos, Madrid: Alca l á de Henares, 1994, 78

^② 塞万提斯:《奇想联翩的绅士堂吉珂德·德·拉曼恰》,孙家孟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年,下卷封底

第一节 西方小说的前期发展

一、小说是虚构的散文化叙事

笔者以为,欧洲近代小说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但这绝不是说它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瞬间产物,在那之前它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为了认识这个过程,就需要从文学内部,从小说的特点,从小说和比小说更早出现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其他叙事性文学形式间的关系去探讨小说具体的发展过程。小说是一种综合性、开放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它只有在多种叙事性文学形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小说发展的背景。

首先我们要明白小说是什么?关于小说,有不少的定义^①,各自

^①我们此处选择有关小说的四种定义:第一种认为:“小说是文学的一大样式,它在相应环境描写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塑造具有典型性的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用以广泛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王瑞,高淑宏《对小说定义与特征的新认识》,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84页)第二种认为:“小说是一种综合地运用语言艺术的各种表现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第三种认为:“以散体文摹写虚拟人生幻象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第四种认为: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87页)。